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後紅樓夢  
第二十七回 真不肖大杖報冤愆 繆多情通房成作合

話說黛玉聽說襲人自盡，心裡也傷，就差紫鵲叫人去救她，紫鵲去了。也叫柳嫂子外面不要揚開，且照應酒席去。紫鵲到怡紅院，只得三五遍叫人去幫著救，直等了一個時辰，方才有信進來，說道：「好，轉過來了。」紫娟也忙的進來告訴。黛玉就將早上的話告訴她。紫鵲便道：「姑娘，這倒是錯怪襲人。早上聽著太太的話，我同晴雯都不喜歡。就是姑娘說那一句，咱們也說是該的。後來到了午間，大家閒談起來，倒是鸚鵡、琥珀說襲人早上進去，單替寶二爺換了衣服，並沒有開一聲口，多少人瞧著，太太也沒有空兒替她講什麼，不知太太心裡頭另有什麼別的意思。」黛玉聽了，也點點頭，就叫碧瀟、青荷揀出大枝人參一兩送去瞧她，叫她將息著。兩個去了好些時方才回來，說：「將玉函瞧見咱們去了，說是上頭叫去看她的，又是賞她人參叫她將養。蔣玉函很感激，說是請奶奶的安，謝了奶奶的恩典，而今轉過來，不妨事了，請上頭放心，等她舒服了，叫她上來磕頭。咱們走進去瞧，這襲人姐姐倒也怪可憐見的，一絲兩氣地說不出話來，面上黃得蠟板似的。」兩個丫頭一面說著，一面也揉眼睛。紫鵲也將手帕兒拭起淚來。黛玉只管點點頭，也不說什麼，只慢慢地走進房裡坐去。眾人打量她有些懊悔的意思。誰知黛玉另有一番思量：「只說她可惜死得遲了，尋死不死，怎麼樣再見得人。便算我今早錯怪了她，前日彩雲說的，難道又是我錯怪了？」

按下黛玉尋思襲人的事。到明日早晨，府門裡悄悄地你說我說，漸漸地揚開來，也傳到王夫人耳朵裡。王夫人心裡本來有些顧戀襲人，聽見這個信兒，愈覺得埋怨黛玉。唯獨彩雲聽見了，逐日間心驚眼跳。那時候漸漸地近了年邊，這帳房裡的事務好不繁瑣。到了紫鵲、晴雯、鶯兒三個人弄不開的時候，黛玉竟自己到議事處去，有時也在那裡吃飯。虧的黛玉這個人五官並用，出出進進，井井有條，也都是三日前預先準備。雖然百事交加，理得一清如水。也為了襲人不上來，叫鶯兒代了她的事情。紫鵲、晴雯沒有副手，故此就自己出來，也請平兒一同幫著照應。當日正在議事處發帳目，忽然聽見外面喧傳進來，說道：「老爺吩咐，快些兌三百兩九七平整包元絲出去。」

黛玉就揀了兌現成了五十兩一封六封付了去。隨後周瑞趕進來道：「不好了，三爺鬧出大饑荒來了。」黛玉等便趕到上頭，一齊跟了王夫人出去，在屏風後站著張望。原來賈政在部裡回來半路上見幾個人圍著一輛車兒，見賈政轎子過來，一個人就跑上來跪著，拉住轎子叫喊救命。賈政吩咐到該管的地方衙門去。這個人說道：「這個是大人府裡的事情，現有大人的少爺在這裡。」賈政便喝：「是誰，快叫上來。」

原來正是賈環、賈芸。賈政也氣昏了，便問什麼事，說是債負。賈政便喝叫一總，押了府裡去。到得進了府，賈政就在頭廳出轎，傳喊叫的人上來問他，這個人說：「小的姓卜，叫做卜源昌，開過藥鋪生意，前兩月三爺同一位少爺來說府裡要用藥材，都是麝香、肉桂、鬱金香一切貴藥材。小的回說小店沒有。三少爺再三拉了小的到藥料行除去，還叫小的自己僱車，跟著他送到那位爺宅上。小的又跟定了少爺，瞧著進這個府裡，說定十日後付銀。到今分釐沒有。小的是個浮店，招架不起，現在這個客人遇著小人，小人真個的沒命了。」

那一個客人也跟著說。賈政也氣壞了，倒問賈芸。賈芸只得說有的。所以賈政立刻取銀開發那起人去了。賈政便氣得什麼似的，帶這兩個人到書房裡去，喝令跪著，便叫賈璉。賈璉上去，先被賈政痛喝了一聲，就叫賈璉問他兩個，藥材也馱了，不知鬧得怎麼樣，喝叫他快說。他兩個便啞子似的只管磕頭。賈璉也沒法，停了一停，便回賈政道：「他這兩個便打死了，如何肯說，除非叫芸兒的小子王猴兒上來。」

賈政便喝令快叫。不一時，王猴兒叫到。這猴子一十九歲，一頭蠟子，又缺嘴唇，倒也刁鑽古怪，為的跟了他兩個鬧，也戴一頂海虎帽，混一件狐皮緊身。賈政喝叫剝掉了，先給他一百鞭子，不許叫。這猴兒兩手抱著肩，只管顫。賈璉便喝他從頭直說。王猴兒便一一二二的說合來，倒也一盤帳背的清楚，從彩雲借蔣奶奶的當物，偷太太的金珠，三次偷帳房的銀票，各店舖賒帳借當，及聽檔瞧戲嫖娼押寶，又喝醉了同酒店主兒打架包醫，闖寡婦被街坊灌尿，也同老西兒汪姓爭風打架等事盡數說完，就磕個頭說：「只這個，再沒有了。」

賈璉喝叫他滾吧。這猴兒沿出門就跑了。賈政氣得幾乎跌倒。賈璉慌忙扶住。蘭哥兒、寶玉也趕出去扶住。裡面王夫人等吐舌驚駭，只管搖頭。黛玉心裏，怕的彩雲尋死，就叫鸚鵡、素芳去看住了。賈政定了一會，就喝叫拿繩大棍來，一口氣喝叫捆起來。林之孝等怎敢不依。賈政跌著腳喝叫重打，就打了二三十下。從前打寶玉時，那些門客還敢上來，而今觀賈政氣得不是路了，又且內眷們都在屏風後，誰敢上來？賈璉、寶玉、蘭哥兒只望了賈政哭著磕頭。賈政也不理，還喝叫打。王夫人就趕出來，賈政一見王夫人，就踢開家人，搶了棍自己打。王夫人趕近前，那棍子越來去得狠。環兒的一條綠綾褲血已漬透，起先還叫著喘著，到此聲息將無。賈璉、寶玉、蘭哥兒就哭著死命地抱住棍子。王夫人便哭著趕前去抱住他。賈政哪裡肯歇手。屏風後都推黛玉、寶釵出去，兩個也就去。黛玉便上去扶了賈政，賈政方才退到椅子上坐著，只管喘。王夫人便站起來，哭著指了賈芸道：「環兒這個沒料兒的不用說了，不是你勾引他，他怎麼鬧得這樣。咱們府裡也沒有薄了你，你怎麼起這個心，沒天理的，良心兒喪盡的。」賈政便氣吁吁地指著黛玉道：「大姑娘，你替我問他。」黛玉先叫賈璉將賈環抬了進去，便冷笑道：「芸小子，我先替你講。你不說『三爺你年紀也大了，也是老爺的親生，怎麼不管事，倒讓著璉二爺』，又是『三爺你不是太太生的』，又是『林嬖子霸定了，她霸定了，咱們偏鬧』，是不是？有沒有？」這賈芸嚇得魂也掉了，只管磕頭。黛玉便回賈政道：「咱們祠堂裡，也不要這個子孫，祖宗見了也惹氣。問他什麼，逐便了。」賈政也點點頭。賈璉怕的賈政惹氣，喝叫：「芸小子滾吧！」

黛玉說：「替我站住！咱們不算你賈家子孫，算你平人，講你從前欺著璉二爺子，死了要賣她的巧姐兒給人作妾，該死不該死？你把府裡的尼姑哄去混帳，該死不該死？你在老太太孝服裡，聚人到榮禧堂花賭，又往那府裡花賭，該死不該死？你壞老爺的聲名，去哄騙書辦，該死不該死？革你出姓，輕些兒，你自己講！」

賈芸就碰得滿頭血，只說得該死。黛玉便說：「滾出去死吧！」賈芸也沿出門跑去了。王夫人便將前日告訴賈政，賈政迴護的話提起。賈政也將自己金珠走失不查說合。虧得黛玉、寶釵解開。賈政便道：「大姑娘，怎麼帳房裡九百兩一票遺失也不查？」

黛玉便將上簿的話回明。賈政不信，黛玉便叫人取來，果真的出進簿皆記了。賈政問上他支簿上什麼意思。因這一問。黛玉就當著眾人說合一篇大議論來。黛玉道：「咱們這兩府裡也饑荒得很了，甥女的意思總要將舊底子全個兒恢復全了，便那府裡也一樣恢復齊全，秉公分析。所以甥女一個人情願包顧兩府。等那兩府的舊產，有進無出的長起來，恢復舊局，那府裡便按人分析。這府裡只提出寶玉單分給，環兄弟、蘭哥兒兩房也還要判一個長次嫡庶。甥女自己的，便上面事奉了舅舅、舅太太，下面就留給芝哥兒。這便是甥女為人一世，依著舅舅說的替母親盡一個孝道，也不辱沒了林氏的祖先，給人家好說一個還娘的女孩兒。而今記在他支簿上，不過日後分析提出便了。」

當下裡裡外外的人聽了，無一個不真心歎服。賈政也不覺站起道：「巾幗英雄，女中豪傑，可敬可敬，我家祖宗有福，我總依你，遂你的願便了。」

黛玉見賈政的氣兒略平，便叫人悄悄地請林、姜、曹、白四位過來，替賈政散悶。叫賈璉、蔡良押著賈芸清楚環兒的未了，自己便同寶釵勸了王夫人進來，也勸王夫人不要難為了彩雲，惹她尋死作活。王夫人卻為從前賈政年下饑荒，要尋房裡物事，推說沒有，反問李紈、寶釵借當，而今體己的金珠反被自己丫頭偷去，也對不過賈政，也對不過李紈、寶釵，所以深恨彩雲。雖則黛玉、寶釵苦勸，怒氣不平。王夫人便道：「我三四個月不見襲人，彩雲說她忙得緊，不能叫她，她倒去問她拉扯。」

黛玉心裏，立刻悟了怡紅院彩雲之慌，就說道：「彩雲說前日襲人進來，還是太太叫上來的。」王夫人、寶釵齊聲說道：「奇

極地了。」當下你一句我一句，又將襲人到王夫人處，編排黛玉一節辨明。王夫人道：「不好了，實在是一個狐狸精了，這襲人可不委屈死呢，怪著這孩子上吊。」

也有葉媽跟在後頭，笑道「那一天蔣奶奶進來討這個當物，急得什麼似的，走到蜂腰橋栽了一交。跌缺了一根玉簪兒，頭髮通散亂了。虧得我扶起她來，替她挽了頭髮，她就送了我這根簪兒。」就撥下來給眾人瞧，果真的蘭花瓣兒碎缺了。黛玉一個人心裡就徹底透明起來，想道：「真個的襲人也委屈死了。」

這王夫人進房去就開了首飾櫥，一一查看。寶釵、黛玉、探春也來查，不見了金鐲二對，金戒指一盒，玉齋戒牌二塊，珠串四掛，大珠一粒，晶子一盒，湖珠一十二掛，珠記念一串。櫥裡的物事兒也亂亂的。王夫人氣得慌，便喝：「叫這狐狸精過來！」

就叫周瑞家的、林之孝家的著實的打了一頓，就哭著的攆到從前秋桐住的房裡。巧巧的環兒也在對門，眾人倒也好笑。黛玉便悄悄的叫平兒去著人看守照料他兩個。黛玉便回瀟湘館，著實將蔡良家的數說了一頓。便叫青荷帶了人參銀子去安慰襲人，也全個兒告訴她，叫她掙得起快進來。這府裡上上下下通說，老爺這一頓打得好，洗清了多少人。蔣玉函也全無疑心，又見林奶奶打發近身的姑娘出來，前後一總說開了，又叫她快上去，覺得他的妻房很有臉面，也將襲人十分奉承。又是焙茗跳出跳進，逢人告訴道：「天理天理，從前環哥哥害得寶二爺打那一頓，一報還一報，今日也照依著還債，倒上了些重利兒，臊脾臊脾。咱們當小子的，瞧著也樂。」眾人也不駁回她，只笑道：「咱們瞧她樂得什麼似的，不要給環哥兒聽見了，揭她一個短，拿她做一個王猴兒。」

這件事雖則過去，賈政總不開懷，又同王夫人彼此存心，偏是年下近了，反不大見面。寶釵、黛玉也就拉著探春、李紈商議起來，寶玉也和在裡頭，跟來跟去。黛玉既不惱襲人，也就不惱寶玉，漸漸地依先和好起來。也就過年祭祖，及請年酒，忙忙碌碌，鬧了兩個多月。可怪賈政、王夫人執意彼此不肯交言，也曾請了薛姨媽過來，有意無意的對釋。卻苦的賈政道學性足，王夫人又是古執的，在薛姨媽面前彼此雖則說話，倒像個客氣的人兒，應酬一兩句便了。這李紈、探春、黛玉、寶釵等就想不出一個方法兒，也只得各人散了。黛玉留心叫人打聽環哥兒、彩雲，只見彩雲扶著病服事環哥兒。眾丫頭都埋怨她說：「你被環哥兒誤了。」

彩雲道：「各人情願，太太就攆我出去，我便尋個死。總來臉也丟完了，有始有終地要跟他。」眾人都說她呆，惟獨寶釵、黛玉倒說她好。黛玉度量也寬，倒也將她害襲人搬是非的不是忘懷了，反與寶釵在王夫人面前細細地勸。王夫人也為的自己丫頭，漸漸解釋。寶釵便勸王夫人，索性將彩雲給環哥兒收了。王夫人起先不肯，黛玉幫著說，只得瞞了賈政，叫他兩個一房。黛玉便與李紈、寶釵商議，這環兒他年紀也是個時候了，盡著鬧也不成一件事體，給他完了親吧。大家意見相同，便約齊了告訴王夫人，說得妥當，三個人便同賈璉告訴賈政。賈政很生氣，四個人幾遍去說，賈政想起來：「終究也沒有不辦的，又是起姨媽留下的血脈。」因此就回一句道：「憑你們吧，我通不管了。」

四個人得了這個信，就回了王夫人，逐件的辦起來。就將秋桐住的原房收拾起來。那邊王親家卻是一個暴發，卻有十餘萬家私，只有子女二人，子名順哥，女名順娟，也是王夫人的遠族，聽見環兒鬧也不放心，今見賈璉來議完姻，便即應允。這時候襲人也好上來了，只是害著臊，不便走進大觀園中。黛玉心裡十分過不去。打聽得她好了，下面叫焙茗告訴蔣玉函，一面叫蔡良家的同著素芳、香雪，兩輛車一同出去，千定的拉了她上來。黛玉便同紫鵲、晴雯、鶯兒在瀟湘館等候著。又吩咐府裡人不許一字兒揭著她。襲人也有了臉面，就一同進來，見了黛玉，噙著淚磕頭下去。黛玉、紫鵲等也下淚，趕緊地扶住她，拉她同坐。襲人再三不肯，黛玉不依，五個人就一同坐下。黛玉便連根到底將彩雲許多不是說合來，說道：「襲人姐姐，你也實在地委屈死了，咱們從小的姊妹兒，你也知道我上了當吧。」

襲人也將借當的差認著，說是自己不是。晴雯性直，便道：「這個呢，你原也真個不是，但則姑娘的心兒，實在恨她這個狐狸精呢。」黛玉又問她近日的飲食，拉她的脖子瞧瞧，儘管揉眼，可憐見她。從此襲人加倍感激黛玉、晴雯，也便真個的相好如初，便帳房裡也去幫助。當下襲人又到王夫人、寶釵處磕頭。王夫人、寶釵也安慰了多少言語，並問了黛玉相待的情形。王夫人便叫平兒去喚彩雲來給她陪話。寶釵為的她已經是環哥兒收過的人，也就勸住。寶釵也同襲人到瀟湘館談了許久方去。當時環兒的饑荒便算清楚了，倒反賈政、王夫人心裡不投，有一個彼此說不出旁人也不能解釋之處。不知後來如何和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